

＜丁卯先生＞

【楔子】

六點四十分，他拽著公事包，拎了一袋早點，頻頻看著腕上遊走自如的秒針，用餘光注意著公車的來到。他不窮，應該可說是小康，但他堅決不買車。「一台車只載我一個，不划算——而且政府不是常呼籲要多搭大眾運輸工具嗎？我這是在落實、做榜樣，也是在救地球。」

公車來了，投下硬幣時，他如往常嘀咕著：「今天又慢了五分！——奇怪咧？搭十年它也慢十年？有這麼巧的事？」他從不信邪，也不認巧合。只是有件事他從沒注意——做任何事先預留五分鐘的習慣。找了靠窗的位子坐下，把公事包鋪在雙膝上，開始他的野餐。才撕開三明治的包裝袋沒多久，公車停下來了。許久才見一個顫巍巍的身影拄著拐杖，緩緩步上公車。司機等她踏上走道後便摧油門，幾乎沒讓她扮隻四腳朝天的烏龜。他看了一眼，並不作聲，繼續大口吃著。後頭早已有人衝上前攙扶老婦，大罵司機無情、

不體弱。忽聞後頭隱隱約約有交談聲傳來：「那人也真是的……離她那麼近也不去扶一下……」他不以為意，『在等你們反應呢！果然只會閒著一張嘴等著指責別人，自己呢？怎麼不也去扶一下？』又發現了一項人性缺陷，這總讓他鼻子裡哼出一口氣，想至這裡，便覺理直，也就不理會。

踏進辦公室，招呼聲便此起彼落。「丁卯來了！」「今天也是這個時間，一分不差——」「真是『十年如一日』啊！哈哈……」如往常般投以一個個微笑後便走到位子上，開機、放公事包、脫外套。「丁卯」是大家給他起的綽號，也不知是從誰口中流傳開的，他也不在意。

桌墊下壓著他一週的行事曆，上頭密密麻麻的紅墨水；電腦螢幕旁貼著 3M 的黃色便條紙，註明當日須完成的事。有時事一多，便條紙便黃壓壓地框住螢幕四周，看上去像一頭有著鮮黃齊整鬃毛的獅子，在白色調的辦公桌上顯得格外突兀。曾經有個同事覺得好玩，將上頭一張已過期的便條紙撕去，氣得他幾天不和他說話。「要撕也該由我來撕，才算完成一件事；2 上頭哪件事不是我做的？怎麼我做得要死要活，他偏

撿了我的好處？」那同事好說歹說，請了幾頓飯，才平息他的怒氣。此後，旁人再不敢動他的東西，哪怕是張用過的衛生紙。

第一章

隆冬時節，街上各家商店紛紛祭出各項火鍋優惠套餐、折價厚毛衣被、禦寒用品……等當令吃食及用物，冷肅靜寂的冬月頓時多了些熱鬧暖和的氣氛。

丁卯先生下了班，剛搭上一班公車。正值黃昏時分，天際燒得火紅，雲霞沾著色將鄰近渲染成次色調，落日好似抗議鋒頭被搶盡，硬是使勁全力，將最後一道餘暉以迫人之威傾瀉於正行駛的公車上。丁卯先生拉著吊環，不耐煩地撇了撇頭，閉上了眼。一樣的時間、一樣的路徑、熟悉的面孔，看上去似乎一切並沒甚改變，但他就是覺得這迫人的餘暉一天比一天刺眼、一天比一天火紅。

小小公寓裡溢著濃濃的煙味，窄窄樓梯間到處可見煙蒂、檳榔渣，他向來對這些不屑一顧——只要不出現在他屋子裡。走至五樓的家，他向口袋內摸出一

串鑰匙，開始搜尋。眼光不經意瞥見隔壁新搬來的住戶，看上去似乎是個女的，鞋櫃齊齊整整的擺著，上頭只有兩三雙外出鞋；門外打掃得一塵不染，甚而擴及到他門口，及這層樓的樓梯間。

他揚了揚眉，不發一語，開了門便進屋去。客廳、臥室、浴室，通共一色系的藍，單調而重複。他走進臥房換了件家常衣，便去倒熱開水煮泡麵。不久，門鈴響了。

「你好……我，我是新搬來的，就住你隔壁…往後請多指教！這是我家鄉的土產，請你吃！」

丁卯看著眼前這女子：一頭烏黑長髮，細長臉面，臉上薄施淡妝，一襲白色洋裝，看上去十分整潔清秀。

「妳不用這麼客氣，沒什麼指教不指教——既然妳要給我，我就收下了。」丁卯接過那盒土產。

「你住這裡多久了呢？」那女子問道。

「十年了。」丁卯隨意答著，目光集中在盒上所標示的製造日期。

「哇！這麼久了呀？你一個人？沒打算買房子嗎？」

聽出她話裡搭訕的口氣，丁卯有些不耐地應道：

「一個人住用租的也是一樣，我還在煮麵，我怕麵會爛掉——」丁卯看了看保存期限後抬眼說道。

「喔！那，那我不打擾你了，晚安——」女子神色有些慌張，匆匆道別後便回身進屋。

「奇怪的女人。」丁卯看著她關上門後說道。

* * * * *

「喲！丁卯你來啦！肥總叫你喔！」甫進辦公室便聞小趙的呼喊，丁卯如往常投以微笑後便走至位子上。

「這次不知有什麼事——一定又是要叫你代寫專欄了！」一旁的「社花」美嘉咕囔著，兩眼直盯螢幕，雙手俐落地在鍵盤上敲上敲下。

「不是吧？我剛才見一個漂亮美眉跟著肥總進去耶！兩個不曉得在裡面幹嘛……」小李露出賊賊的笑容。

「小史，泡一杯咖啡放我桌上。」丁卯脫下外套 5
後順口喊著，拿了筆和記事本便往總編輯室去。

「小史辭職結婚去啦！你還真是健忘耶！」小趙聞言，笑著奚落他。

「對喔……反正不重要。」丁卯想起小史早在上週就已辭職的事，撇了撇頭，依舊進總編輯室。

一進去，便見「留著」地中海髮型的肥總腆著肚子坐在那裡，旁邊站著個年輕小姐，身影似曾相識。

「丁卯，這位是新來的言小姐，補小史的位置。」肥膩厚實的發腫身材滿滿地佔著座位，桌上陳列著一系列的漢堡，分不清哪些是三餐、哪些是點心。垃圾桶裡滿是吃完的包裝盒袋、飲料空罐，堆積成一座小山，隱隱發出酸味。

「你好！我們又見面了——往後請多多關照。」年輕女子笑著對他說道。

「是妳？原來妳在這上班？」丁卯認出來，她是隔壁新搬來、跟他打過照面的那女子。今天的她沒甚改變，倒是戴了一副粗框眼鏡。

「你們認識啊？那好辦啦！丁卯你不是說要一個助手嗎？我請言小姐幫忙如何？」

「可是她不是要補小史的位置嗎？」

「有啥關係！倒茶、印文件那些雜事他們自己弄

也可以啊！言小姐主要還是跟你跑，有空再去遞茶倒水，ok 啦！」

「那好吧！」

「她的位子我就安排在你旁邊，有事你們兩個可以互相照應。好了，沒事的話就出去吧！」肥總說完，拿起一個漢堡就吃起來。

「丁卯！艷福不淺啲！有美女跟在你身後啲！」小李見他兩個出來，馬上起鬨說道。

「別亂說，她是新來的言小姐，是我的助手。——妳跟大家打聲招呼吧。」丁卯看向她，對她示意。

「大家好，我叫言常欣，往後請多多指教！」說畢，鞠了一個躬。

「哇哇～～丁卯的私人助手！這麼好！我也要啦！」小李不平地呼喊。

「咦？我還以為是補小史的位置呢……」

「肥總那吝嗇鬼，要他再僱人是決不可能的啦！」交談聲此起彼落，丁卯總沒聽見，兀自專心處理手邊的文件。

「哇！你螢幕上都是便條紙耶！好多喔——」說著，便撕了一張來看。

「啊呀那是禁忌！妳是新來的不知道——丁卯最忌諱這個！」美嘉看見，連忙出聲喝止。

「啊——我，我不知道……對不起！」常欣窘態畢露，佇立當場，不知如何是好。

「下次別犯就好，給我吧！」丁卯看了她一眼，伸手拿回便條紙，依舊齊齊整整地黏回原處。

『唉！我真笨！接連犯錯……希望上次他沒注意到——老天保佑！』常欣在心裡默默祈禱。

第二章

「丁卯先生！你等等我——」小小人兒右手提著笨重的公事包，左手拎了一袋熟食，喘吁吁地追在後頭。

「妳很奇怪！都說這事很急要先辦，還有時間買水煎包？待會出來再去買個三明治就好了，偏要浪費我時間！」丁卯頭也不回，逕自向前走。

「因為…因為我和那家老闆很熟嘛！經過不捧場過不去呀——何況你每天中午都吃三明治不膩呀？偶爾換個口味也不錯呀！」常欣終於追上，在一旁抹汗

道。

「我不喜歡改變！」

「——今天！今天就好？吃看看嘛！這家的水煎包真的不一樣！」

話猶未了，丁卯已走進一棟大樓，出示工作證後便向電梯口走去。

「咦？我的工作證呢？」常欣慌張地摸著口袋，但兩隻手臂因掛著重物早酸疼不已，她只好先將東西放在櫃台上。丁卯見她還不進來，便按了關門紐，電梯門便漸漸攏上。

「啊！等等！我還沒找到工作證——」常欣見狀，驚呼道。

電梯向上。

「小姐啊，妳那個同事也太急了吧？等一下也不會怎樣……」大樓管理員在一旁看著，不以爲然地說道。

「沒辦法——這就是他。」常欣望著不斷向上躍升的數字，無奈說道。

電梯在十樓停下來，丁卯走進一間燈光有些昏暗 9 的辦公室。地上清楚可見被試圖抹去的水漬痕跡，及

大大小小、黑黑黃黃的黏垢。丁卯瞥了一眼，皺起眉頭，不發一語，繼續往裡走。

「請問你找誰？」一旁倒茶的小姐問道。

「楊總編！我跟他約今天十一點，他沒忘吧？」

「你等一會，我進去通知。」

丁卯無聊地坐在舊沙發上翻著報紙，斗大標題立見：「全球氣溫驟變！諾獎得主發出嚴重警告！」

丁卯正欲往下看，『呀』一聲地，門推開了。

「總編請你進去。」小姐說完後便回至座位。

丁卯敲了門便進去，抬眼即見楊總編滿臉堆著笑，從位子上站起來讓座。

「鍾先生，請坐請坐！要喝點什麼？」

「不用忙，我問你——卞先生的連載你怎搶了去？」丁卯直直盯著他，直接無遮攔的眼神透漏早已積蓄的滿腔不滿，一觸即發。

「這，卞老沒跟你說嗎？」

「說什麼？」

「他說他還是希望由我們來……」

「鬼話！卞先生的小說向來是我們攬的，這你不¹⁰會今天才知道吧？」丁卯瞪著他，兩隻眼睛似乎要噴

火。

「卞老是親自授權給我們的！——喏，這是他的簽名，你自己瞧！」說完，拿起桌上的一張紙遞了過去。

丁卯不可置信地瞪著上頭的簽名，這麼熟悉的字跡，真是他本人親筆所簽，不會有假——但他新寫的小說以往都是由丁卯的報社連載，這樣子持續幾年了他自己也記不得了，怎麼這會突然這樣？

「不好意思……我可以進來嗎？」常欣在門外敲門說道。

楊總編替她開了門，常欣諾諾地向他問了個好。丁卯轉身一晃，將那紙重重貼在楊總編的胸前，拉了常欣的臂膀就走。

* * * * *

路上，丁卯不發一語，腳步倒是慢了許多。常欣不知道發生何事，但丁卯的臉色很難看，她便不敢問¹¹他，只低頭默默跟著。

「妳說，有這麼容易的嗎？」丁卯終於開口了。

「什麼？」常欣抬頭，不解地問道。

「是我聽錯還是楊熊撒謊？——但那簽名又怎麼說？」丁卯皺著眉，空氣中的水氣似乎就要在他的一言一語中蒸發殆盡。

「丁卯先生……」常欣看他那樣子，不禁難過起來，他從沒見過丁卯皺眉，今兒還是頭一遭。

「我們，我們先找地方坐下吃東西吧！我餓了……」常欣轉移話題。

他們在附近的公園找了張長椅坐下，常欣忙忙地解著那袋熱食。她將水煎包沾好醬油便遞給他。丁卯猶豫了一下，伸手接了過來，仍舊不發一語地吃著。

「不錯吧？這家的水煎包真的不是我在誇，有夠好吃！水煎包很難做得好吃呢！以前吃過的不是太油就是太乾，這家『嘟嘟好』！」常欣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試圖化解沉悶的氣氛。

「以後午餐幫我買這個。」丁卯拋下這句話後便沒再說任何話，直到他們返回報社。

「丁卯！肥總叫你。」小趙向丁卯伸了伸舌頭，¹²在脖子前比出斷頸的手勢。

丁卯走進肥總辦公室，一個固體垃圾騰空飛了過來。丁卯往右一閃，躲過了。

「借你車還不好好保養？！你看你弄成什麼鬼樣子？」肥總用嘴邊沾著海苔屑的油嘴咆哮著。

「我會負責。」如往常應了話，坐在位子上咆哮的人也如往常，兩隻眼睛立即眯成一條線。

「噯！我也不是愛計較，既然都借你代步了，我早就抱著『歸叢好好就是撿到』的心態，你要覺得它髒就幫它擦擦，不擦也就算了——我不會介意啦！」說完兩隻手交疊托於腦後，這姿勢使他的肚子更加向外挺出，承受巨重的塑膠椅便發出噤噤嘎嘎的響聲。丁卯自肥總辦公室出來後，看見許多「心知肚明」的眼光朝他射過來。他如往常投以一個個微笑後便走回位子上。

「車好好的，哪裡壞了？他根本只是在找藉口要你保養他的車！他自己用不到，都是因為你在跑啊！你為什麼不乾脆自己買一台算了？要這樣被他佔便宜到什麼時候！」常欣在他回至座位後忍不住抱怨。

「就是因為他用不到才要我來開啊！他不用，我 13
用；他用，我就不用。這樣東西不是就能發揮功用嗎？」

丁卯隨意答著，眼睛卻盯著螢幕不放。卞先生的連載沒了，他現在該頭痛的不是花錢保養車——而是找誰接替的問題。

第三章

冷空氣不斷自窗口縫滲入，丁卯緊了緊大衣，微皺眉地睨著兩點鐘方向的窗縫，今天的他沒有搶到「專屬座位」。

後面的小孩持續聒噪，在他們媽媽各賞了一巴掌後約莫一秒便爆出如雷轟響的哭聲，丁卯的眉愈皺愈緊了。

公車停了下來，車門打開的同時探出一個諾諾向內張望的身影。「啊是缺上車某？」操著一口台語的胖司機不耐地問道。門外的婦人似乎更慌張了，拉著孩子的手連忙上車，不停地往口袋內掏錢。車開了，婦人差點沒來個後空翻。她投下錢幣後便不住往後頭找座位，手裡牽著的娃兒則不斷吵著買糖吃，吵聲和哭鬧聲混雜成一首不成調的交響樂，車上人們的眉愈皺愈緊了。

兩站過去了，婦人開始慌張，車外從未見過的大樓提示著她，她喃喃自語，像是說給自己和別人聽似的：「有沒有到T鄉啊……？這看起來是要去市區的樣子耶？」丁卯離她不遠，一字一句皆清楚地傳入他耳中，他抬起頭，眼光掃向婦人鄰近座位的那些乘客。一名離她最近的老婦不住地看她，欲言又止。「T鄉T鄉……奇怪？有沒有到T鄉啊？」婦人音量大了些，終於，有人開口了。「小姐，這是往市區的公車喔！妳要搭反方向的才行呀！」「我嘛想袂尬妳講，但是妳一直嚟問……」那名老婦接道。婦人道謝後匆匆按鈴下車，丁卯鼻子裡哼出一口氣。

一踏進辦公室，抬眼便見小趙匆匆忙忙地朝他奔來，他如往常一一對那些向他問早的聲源投以微笑後便快速走到自己座位上，小趙似乎早習慣這一切，在丁卯邊笑邊走時，他便一路吱吱喳喳地跟在他身旁，即便丁卯根本沒聽到他在說些什麼。

「什麼事？看你急成這樣。」丁卯坐下來後，終於瞄了小趙一眼。

「就你上次說的那個採訪啊——『用左手畫生命』¹⁵的那個——篇幅多大啊？」說至最後，尾音虛了起來。

「什麼？！到現在還搞不清楚？！——那你剛剛都在辯解嗎？！」丁卯瞪著銅鈴般大眼望著他，眼中一團火似乎快燒出來了。

「不是嘛！就……唉呀！誰叫她老公千拜託萬拜託，要我盡量寫多一點，還要我把他們相識過程都寫進去……他家那麼多人在場，我怎好意思答應了又反悔……」小趙一看丁卯生氣了，趕忙又將方才所說重新複述一次。

「所以呢？我有沒有跟你說過——我·最·討·厭·一·件·事·說·兩·次！」刻意放慢速度，字字鏗鏘有力，似乎要把小趙整個人吃乾抹淨。

「常欣，早！」美嘉對著剛進辦公室的常欣打了個招呼。

「什麼事一早就這麼熱鬧呀？」常欣打開電腦，放下公事包後劈頭問道。

「還不是出鎚小趙，又將自己愛裝好人惹的禍丟給丁卯……咦？你這別針新買的呀？好漂亮耶！」美嘉盯著常欣白襯衫上新買的蝴蝶別針，羨慕地誇道。

「就跟你說是他們一家人要面子嘛！尤其是她那 16 個婆婆！一直請我吃東喝西的，我不好拒絕啊——」

「對的難啓齒，你錯的倒理直氣壯啊——」丁卯鼻子裡哼了一口氣，坐下來說道。

「算了算了，你去負責文先生的 case，這給我。」丁卯摸著滑鼠，眼睛直盯螢幕上的資料，隨口吐出一句。

「喔耶！哈哈～～我就說嘛！『丁卯出手，天下我有！』」邊說邊蹦蹦跳跳地往咖啡機方向去了。

「你又攬下來了？文先生那件小 case 而已，不是便宜他了嗎？」常欣鄙視地睨了一眼正愉快地撕著糖包的小趙，努著嘴輕聲說道。

「反正小事一樁。」丁卯不在乎地隨口應了一聲。

『……是嗎？我看根本是你又發現了一件可笑又真實的存在，所以才心甘情願地幫小趙吧！總是這樣，了解那種事有那麼值得開心嗎？』常欣別過頭，繼續做她的事，心裡卻默默想著今早的事。

* * * * *

「喲～～午餐來囉！先來先搶，晚來撿剩菜！」

小趙提著大袋小袋的吃食衝進辦公室，邊說邊喊，還露出一絲賊賊的竊笑。

「什麼什麼？爲什麼晚來撿剩菜啊？」美嘉聞言靠了過來，其餘同事也紛紛往小趙座位擠過來。

「就那間『好食在』便當店啊，最近它對面也開了一間便當店，生意好得不得了！價錢也比『好食在』便宜咧！我可是排好久的隊才買到的，你們可要感謝我～～」說完得意地抬高下巴，原本的戾斗顯得更加突出了。

「啥貨？！你跑去光顧新開的便當店？那菜不就早被搶光了？！我的排骨——！」一名同事聽完後哇哇大叫起來，連忙東抓西扯地翻找裝便當的袋子，唯恐他的便當遭受池魚之殃。其餘的人一看情況不對，也趕忙加入「搶救便當大作戰」的行列，一時之間辦公室喧嘩震天，宛如黃昏的菜市場，你來我往，好不熱鬧。丁卯坐在位子上，無視另一頭正廝殺得火熱的戰場，他推了推眼鏡，啜了口咖啡，瞄了眼左腕上的時針，依舊氣定神閒地打他的專欄。過了一會兒，只見常欣三步並做兩步地奔上樓，喘噓噓地靠在門邊休息，手裡還提著一袋水煎包。

「十分鐘。」丁卯在常欣回到位子上後，緩緩吐出這麼一句。

「我已經很努力趕回來了嘛！這也要計較……」常欣邊翻袋子邊抱怨著，她連汗都沒來得及擦呢！只不過比昨天稍稍晚了一點，又不是天塌下來了。

「喏，你的。」如往常將水煎包沾好醬料後便遞給他，還細心地在油膩的袋子下面墊張衛生紙。

「對了，接替卞先生的那位新人…叫什麼名字？……算了不重要，他的東西 ok 嗎？」常欣一邊吃，一邊漫不經心地問道。

「o 不 ok 也要老總說了算，幾時輪到我決定？」丁卯打到一個段落，順手存檔備份，收拾乾淨後才拿起桌上的水煎包。

「我還以為肥總只是掛名的！整天就看他窩在那吃呀吃的，偶爾出來泡杯咖啡、撒泡尿，又進去了，什麼大小事都丟給你，還有臉稱總編輯呢……」

「妳換別家了？」丁卯牛頭不對馬嘴的接了一句。

「唉呀這也被您吃出來咧？您真行！」常欣學電視上麵點師傅的鄉音打趣他。

「為什麼要換？」丁卯沒被逗笑，只是緩緩掏著

袋子吃著，隨口問了一句。

「因為因為呀——嘿嘿！你知道我今天為何遲到嗎？就是因為這水煎包！我以為杜老闆的水煎包價錢已經天下無敵，沒想到今天卻遇到一個世上無雙！我就是等排隊才遲到的……」常欣樂不可支地滔滔說著，這麼一件千載難逢、「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的好康事，偏偏讓她遇上了！怎麼會那麼湊巧？就開在杜老闆攤子的對街騎樓下，正好在辦公室樓下不遠處，往常要買水煎包還要過馬路，車多人擠的，差點沒把她薰死。這家新開的攤子地理位置方便、價格又便宜，聰明人當然懂得捨遠求近囉！

「……妳以後改走後門吧。」丁卯聽完她興高采烈的敘述後並不做任何表示，只淡淡地說了一句。

「咦？為什麼？這樣不是特地繞遠路嗎？你發昏啦？」常欣不可置信地看著丁卯，他不是最懂得「以最小成本換取最大價值」的達人嗎？怎麼反要她繞遠路？肯定是用腦過度，燒壞了。常欣不以為意，兀自開心地吃著首發的「戰利品」，每吃一口，她都忍不住讚自己怎麼這麼幸運，嘴裡的食物似乎也水漲船高，²⁰成了珍羞饌味了。

下了班，丁卯如往常搭上公車。緩慢行駛的車內呈現一片安寧祥和之氣，也許是正值下班時分吧！疲倦爬滿了每個人的臉龐，車停了，零碎的腳步聲一陣，車門關上，再度行駛前進。襯著夕陽紅通通的餘暉，使得車內的人一個個都像是背著暖暉蹣跚走向荒野的孤行者，沈重而堅定。

丁卯戴上新買的耳機，但是耳畔卻無音符的跳動。他只是想感受這股寧靜中的沈靜，僅此而已。回到家，如往常一般，常欣約莫在他伸手掏鑰匙的時刻出現，他從不好奇這種巧合，在他眼裡，規律的事物總是那麼理所當然。

第四章

常欣拎著大包小包、筆記型電腦及一堆文件資料來到了丁卯家門外，正要按門鈴，門就開了，讓她不得不佩服屋主的「時間判斷」能力。

「妳當遠足啊？拎那一堆是什麼？」丁卯指著地上的室內鞋，隨口問了一句後便去泡咖啡。

21

「你屋子那麼單調，我當然要幫你 color 一下啊！」

」常欣穿上室內鞋後便放下她的東西，接著便迫不及待地拿出她的戰利品。

「呼～～不就好加在你儉省過頭，否則我花的錢可能已經是天文數字了…」

「東西能用就好，因為顏色就換掉，妳嫌錢多也不是這樣吧？」丁卯看她蹲在地上翻出一堆零碎物件，嘆口氣說道。

「還好啦！反正只是些小東西，我又不是買什麼大家具，換下來的那些可以給我啊！就像之前那樣嘛！」常欣不在乎地應道，邊說邊向他展示她精挑細選的新品，嘴裡直誇其顏色如何多彩勻稱等等。

「隨便妳，反正不是我的錢——不過妳搞錯目的了吧？資料先給我啦！」丁卯沒好氣地說道。

「好啦好啦……喏。那個楊總編真可惡，明明是我們先連絡的，他總要半途搶去，已經第幾次啦？偏偏我們兩家報社離這麼近！真懷疑是不是有內鬼……」常欣將文件資料遞給他，開始一連串的抱怨。常欣始終不明白，那麼破爛的報社，那麼機車的總編，為何每次都有意無意地從他們報社裡佔去一些便宜？²²更弔詭的是，似乎從來沒有人對楊總編有任何意見或

不滿——除了上次她與丁卯直接殺去他辦公室質問的那次外。

「吶，丁卯，你不覺得怪怪的嗎？」常欣看他忙著調閱資料，拿起這個又放下那個，忙碌碌的樣子有些好笑，令人不由得想借雙手給他。只見丁卯拿起原子筆寫字，筆跡卻斷斷續續的，似乎是斷水了，他順手撇下，又重新拿起另一枝來寫，卻沒有描清剛剛因斷水而不甚清楚的字。

『哈！果然是一件事不做第二次啊！』常欣默默印證著她的觀察，每印證一次，她便覺得自己更掌握他一次。

「喂，丁卯……你去哪都搭公車嗎？」

「問這做什麼？…妳先辦正事好不好？」丁卯說到最後幾乎成無力狀態，這位小姐每次來他家，總是愛干涉他的日常起居、問些有的沒的雞毛蒜皮小事，雖然打從她剛搬來那天就知道她這人怪怪的，但因沒礙到他什麼大事，所以他總不計較——只是被她問得很無奈而已。

「小氣鬼，說一下又不會怎樣……那你也聽 mp3 23 嗎？」丁卯不想理她了。

「好啦！不問就不問……對了，以後午餐跟小趙他們一起訂好不好？你拿三明治、水煎包這種零嘴當正餐也不好啊！貪圖方便省時也不是這樣，現在有本錢，以後老了你就知道……」說至末尾，露出些心虛的味道。

「……妳要就跟小趙他們訂，不用管我吃什麼。」丁卯停頓了一下方答道。

「現在想想，你真是洞燭機先的心機大老鬼耶～～呵呵！」常欣苦笑了幾聲，真沒想到丁卯這麼料事如神，誰想得到那新擺的水煎包攤子會無預警漲價，價格還比杜老闆貴上一倍！原本就不特別好吃，現在又漲價，攤前人潮早已稀落，常欣早就列為拒絕往來戶了，想要再回鍋去買杜老闆的水煎包，又礙於臉上掛不住而作罷——為什麼當初不聽丁卯的話走後門呢？杜老闆在對面天天看著她大喇喇地「移情別戀」，光顧著價格比他低廉的新攤子；現在人家漲價了才想回心轉意，杜老闆會怎麼想她？想起先前與杜老闆的熟絡，常欣不禁感到又羞又愧——杜老闆可是「三不五時會免費送幾顆水煎包」的老交情呢！怎麼她就貪一時便宜而全忘了呢？！

* * * * *

「過來一點…不對！再過去一些…哎喲！你怎麼搞的！東挪西挪的老擺不正！」小趙在一旁看著同事爬上梯子欲掛一幅畫而老擺不好，遂沒好氣地說道。

「你在底下當然看得清楚啊！我這邊怎樣看都正嘛……」爬上高梯的同事不甘地反駁，他可是無辜被抓來幹釘釘子掛畫這種無聊差事的耶！

「討厭，爲啥這種事要我來做？爲啥不叫別人？肥總就只會出一張嘴差遣人，整天就只知道埋在他的漢堡鄉、披薩窩！」

「沒辦法，誰叫咱們萬能的丁卯什麼都會，就這不會……哈哈！你讓我想起他綽號的來源了！」小趙興奮地拍腿大叫，好似挖到金山銀礦似的。

「有八卦的味道！我要聽我要聽！」方才還在咕咕囔囔抱怨的同事，馬上睜大雙眼、豎起耳朵，這麼有趣的事怎能錯過呢？

「對呀！都忘了！丁卯的綽號到底是怎麼來的 25
啊？趁他不在，趕快說吧！」美嘉聞言靠了過來，其

餘同事有的跟著聚攏過去；有的則默默坐在位子上，豎起耳朵仔細聆聽。

「就那次啊！肥總要他在他辦公室釘釘子，也是要掛畫，誰曉得萬能的丁卯怎樣都釘不好……最後終於釘好了，畫也掛上去了，大家正誇肥總眼光好、品味獨特呢——誰知畫突然『咚』地歪一邊，接著整個『砰』地掉下來——原來那兩根釘子根本釘沒牢嘛！」小趙頭一次感受到眾人專心聽他講話的成就感，於是更賣力地滔滔說了起來，彷彿他在說的不是別人綽號來源這種雞毛小事，而是萬古洪荒中不曾聽聞的一件異事。

「對對對！所以大家就叫他『釘沒牢』、『釘沒牢』……誰知這三個字講快了就變成『丁卯』了！哈哈……」美嘉恍然大悟地大笑說道，接著便是一陣笑聲，大夥都為想起陳年往事而樂翻天，辦公室頓時成了回憶的大本營，大家一件接著一件地聊，就連安分坐在自己位子上的同事，也不時可以看到他們的莞爾一笑。

「欸欸，那丁卯本名叫什麼啊？……我記得姓鍾，²⁶鍾…鍾什麼來著？」

「哈哈！喊綽號喊到都忘記人家姓名了！他叫『鍾德和』啦！」

「對對！『鍾德和』！和那個客家作家『鍾理和』只差一個字！」

第五章

丁卯踏進辦公室後沒多久，常欣便也進來了，經過美嘉位子時，被她伸手拉了一把，常欣遂停下腳步。

「我觀察你們很久囉！爲什麼你們總是一前一後地進辦公室呀～～？」美嘉的眼睛眯成一條線，露出「抓包」的賊笑表情注視著常欣。

「妳…妳那什麼表情啊？看得我怪毛的……」常欣僵笑著，偷瞄了眼遠處的丁卯，未料竟被眼尖的美嘉發覺了。

「喔喔～～還不承認！我一說妳就偷瞄丁卯！快從實招來——你們兩個進展到哪裡了呀？」美嘉刻意提高音量，頓時吵嚷聲四起，小趙更是率先衝到丁卯那與他擠眉弄眼，希望從他口中探知一點八卦消息。 27

「我、我們只是……」常欣窘得不知如何是好，

又看見小趙跑去丁卯那，急得她一張臉漲成蕃茄色，說話也結巴了。

「『我們』？！她說『我們』耶！大家聽到沒有～～她承認啦！」美嘉扯開嗓子興奮地起鬨著，別人的熱鬧對她而言總是那麼新鮮有趣。

「哇哇～～丁卯！人家女孩子都大方承認了，你也做點表示啊！」小趙在那頭聞得美嘉的話，興奮地要丁卯回應。

「你們鬧夠了沒？玩完就快去校稿，你鮮食稿等會交不出來就完蛋。」丁卯盯著螢幕，雙手在鍵盤上來回敲著，絲毫不受辦公室裡喧騰的起鬨聲影響。

「轉移話題、嫌疑加倍喔～～丁卯你好歹是個男子漢，別讓女孩子沒名沒實的啊……嘿嘿！還是你早就……？」小趙賊賊地笑了起來，話中帶著不懷好意的探問。

「適可而止吧？她只是租房子在我隔壁……」

「喂喂！你們聽我說！肥總捲款逃走了！」小李慌慌張張地衝進辦公室宣布這青天霹靂的大消息。頓時喧聲震天，所有人都圍在小李四周，忙著問是怎麼回事。

「原來我們都被騙了！肥總之所以處處讓楊總編佔便宜，是因為他們根本是親戚！他們早就串通好了，楊熊也捲了款——現在那家破報社根本是人去樓空！」小李聲嘶力竭地吼著，在場所有人的神經像是被齊根拔去，個個呆立當場，紋風不動。丁卯老早就衝出門外，常欣緊跟在後，當他們到達那間破報社時，只見大門深鎖，透過玻璃門往內一瞧，只見裡面雜亂不堪，各類廢紙、報章雜誌散落一地，早已沒人使用了。丁卯頹然地跌坐在地，不發一語。

半年後……

常欣忙碌地在餐廳廚房洗著大大小小的碗盤，正值用餐時間，又是假日，客人一批批地湧進，她身旁的碗盤不減反增，幾乎快高過她的頭了。她忙得沒時間擦汗，她順手往肘上一抹，便繼續搓洗那些沾滿油膩菜渣的鍋碗瓢盆。自肥總捲款逃走後已經半年了，報社眾人各自紛飛，彼此也沒有連絡，常欣曾試著找過他們，但手機總是打不通。她與丁卯一時之間頓失 29 收入，只好一邊在餐廳打雜，一邊應徵其他報社。也

許是在患難中互相扶持的關係，她與丁卯之間有股不言可喻的默契，丁卯雖然牛脾氣不改，但比起往常已經軟和許多，常欣真不知道她該慶幸還是難過。

* * * * *

週末假日，常欣去逛百貨公司，打算爲自己和丁卯挑個禮物，以慰勞辛苦的半年，也許是老天眷顧，竟讓她巧遇美嘉。

「美嘉！美嘉！」常欣沒想到美嘉掉頭就走，連忙追上去。

「呃……是妳啊？……好久不見……」美嘉支支吾吾的，目光刻意避開常欣。

「妳過得怎樣？還好嗎？現在在做什麼？啊！我們找個地方坐好了……」說著，四處張望可坐下休息的地方，看到不遠處有一間咖啡店，便拉著美嘉過去了。

「妳過得好嗎？我們真是好久不見了，妳還是一樣漂亮！」常欣把美嘉從頭到腳仔細地看了一遍，她

到現在才明白，久逢故人是件多麼開心的事。

「那……常欣妳呢？」

「我啊，我現在和丁卯在一家小餐廳工作，他負責外場；我則在內場，算是臨時的，我們都有在應徵其他報社……妳呢？離開報社後過得順利嗎？一直連絡不到妳，好擔心呢……」

「……常欣對不起！」

「？」

「其實……報社並沒倒，肥總也沒捲款潛逃，這一切都是騙你們的……」

「！」

「肥總雖然表面上什麼事都丟給丁卯，一付無用的樣子，但他早就算計好了，他帶著丁卯的企劃文案，投靠了 M 報社；並向我們保證，只要跟著他，我們到那裡一樣有工作可做、有薪水可領，只是換個地方而已……」

「等等……妳究竟在說什麼？」

「他要我們簽切結書，內容註明會保證我們安全轉移至 M 報社，並有固定工作及薪水，但條件是不能
31
將此事洩漏給你二人知曉……」

「誰知道……這半年內，上頭就不斷尋事由，分別遣散我們這批跟著肥總過去的人，至今大夥都已被解僱，紛紛自尋頭路去了……我知道這樣很厚顏無恥……但我還是希望妳可以原諒我們……」

常欣簡直不敢相信她所聽到的——原來這一切早就計畫好，是個陰謀？

「爲什麼？丁卯做事認真，肥總爲什麼要棄用？大費周章地計畫這一切……沒道理啊！」

「『樹大招風』啊！丁卯不是另有個綽號叫『肥總的萬能右手』嗎？他凡事搶盡鋒頭，使肥總成了掛名的總編輯，你想肥總絲毫沒有感覺嗎？你以爲他真只是成天只知道吃嗎？他恨自己沒有丁卯的能力，也恨丁卯這身讓他顏面掃地的能力，所以早在一年前就和他表弟——也就是楊熊，兩人串通好，日後要跳槽至M報社，所以才讓他佔盡報社便宜……」

「我知道最無辜的人就是妳跟丁卯，尤其是丁卯；他雖然平日裡做事一絲不苟、獨斷獨行，但是他還是有很多優點的……像卞老違約那次，小說的發行權是我們的，卞老私自轉給其他報社我們是可以提告³²的，但丁卯卻不這麼做……唉！他雖然很獨裁，但也

常不計較到讓人得寸進尺啊！」

常欣一路上不斷回想著美嘉所說的話，陰謀算計、莫名失業什麼的，都比不上美嘉最後說的話——

『他雖然很獨裁，但也常不計較到讓人得寸進尺！』
她以為她很了解丁卯，可以看穿他心裡想的一切……
卻沒想到……她才是最不懂丁卯的人！

『先生，這位小姐先來的，請你排隊。』

『她腳不方便，你可以讓坐嗎？何況這裡是博愛座。』

『你這間屋子久沒人租，既然她來了，又是我同事，算她便宜一點也不為過吧？』

常欣開始回想起與他認識的種種，她常常在這座城市裡，以「無意間被他拯救」的模式與他產生交集，一次又一次。只是，他似乎不認得她，一直到她賃租在他隔壁，成為他同事為止。

「他其實很細心，那天我又忍不住干涉他家的擺設，在他客廳敲敲打打好久，他都沒說什麼——我不小心踩到釘子受了傷，他雖然罵了句『自作自受』，可是下回再去他家，他卻指著地上一雙室內鞋……」常 33
欣自言自語著。

「我總是刻意忽略這些，自以為是地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讀他，說穿了，只不過是我自己想滿足那點『說中了』的成就感而已……這算什麼愛嘛……」常欣掩面哭了起來。

回到住處，抬眼看見丁卯在她家門口等她，她靜靜地看著他，不發一語。丁卯走向她，嘴巴不斷動著，似乎在說話，卻沒有聲音，不，是她聽不見任何聲音……

通常，一片荒蕪之地，可稱為「漠」。人與人之間，也常會有荒蕪地帶。